書頭

莊子

七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七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鬳齋林希逸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庶居

儻然失志貌

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論道理之指皆當也其爲人也眞純廿人

翼曾義云土梗土人也

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眞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彼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省之心故曰彼彼人之意也消務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無言自釋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之道故曰夫魏眞爲我累耳

自隨過善惡人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

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

注禮義之數有規矩飾也

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

孟子滕文公下輔之賀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註德猶惠也振動以加惠焉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後漢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恭龍虎威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威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聲容言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奚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
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
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
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
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丘以是日夜相代乎前吾特不知其
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之其爲人也舉以
天鬳之而況乎以無有爲有者乎彼何人
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死
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
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踏乎前言人自
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
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
何也奔逸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
也瞠乎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
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
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
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
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
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
至暮也有自此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
後事可爲待是待有也故曰待是而後成
則是出則在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隨日

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
有往於道亦猶人事之徃乎日也故曰萬
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
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
無所遷變以徃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
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
窮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
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
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
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曰用之間不
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曰徂者
日日如是與之俱徃純亦不已也交臂
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
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苟可見者也汝但見
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

毛詩七月有鵙鳥篇中唐有甕註中庭也唐堂塗也
劉子古人鑿鍼水中刻舟求之

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之地也唐肆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甕是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爲者來去不當止就之意也忘不可知者其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思既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是知有此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特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

特道理也故曰雖忘汝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不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服汝汝吾吾字不同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熠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其也欸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必亦反 卷不開也 焉

離騷經還遊倒懸髮於湯谷兮夕矯衡於九陽韻會元元不動見或作颺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彼髮而韓即離騷所謂鬈髮也鬈然疑定而立之貌非人也攝乎天地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乎獨者超乎千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無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幽焉碻焉將近也謂其深妙有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其將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爲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亦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簡造

大聞世人遊其樊天地篇顧言而爭其將前日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先生之言爲其風

物一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爲之主宰莊子之文自生活便是此等處孔子曰詰問遊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火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
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太常所食之水草稍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豈得以自興故曰天下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夫來棄如泥墜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

史記列五十一司馬相如傳
吞如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蒂註張揖云芥刺

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續萬古如此何有盡時一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攖吾心之患故曰萬化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之以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故曰已身也與道一體者方解攖乎此爲道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台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本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假借以上諸說也謂老子其言無所不能離言說也說見前以脩心其說非也汋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醯中之蟣蝨也其飽饜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莊子見魯哀

子之發吾嘗聞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假借以上諸說也謂老子其德加此猶曰不能離言說見前以脩心台之君子孰能說焉此說也說見前以脩心其說非也汋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醯中之蟣蝨也其飽饜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莊子見魯哀

顧也

異本萬化作萬物非也

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也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五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不玉也玦取義二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以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

玦音決王佩如環而缺不連義取決斷

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過兩句宋元君將畫圖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儻儻猶遽遽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以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贏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眞畫者東坡形容此意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哉蓋以天下之竹比天下之事天下事如竹之多而人常以一身當之欲不見竹而不可得也今與可以一竹當天下之竹而天下之竹皆在焉是以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王介甫詩神閑意定始一揮之切與造化論毫銖

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顚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蹶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出三十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鍥音庚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
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
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此一段把大
公事却如此說常鈞者鈞陶人手也鈞有
虽於鈞故曰非持其鈞有鈞
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
王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
也言所愛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
易法度也偏令無所無一事肯出號令也
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
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
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
功而不自與也鍥即庚也外國之鍥斛大
小不同昔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
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
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
暨厥終罔顯也罔顯之大夫古本作夫夫
司馬云上夫字讀夫八十大也太山
石刻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與魯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
易說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或從王事無成
說命下自河徂亳厥暴厥終罔
顯
管見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
天太山始皇石刻文曰鄒史
夫夫盖篆文夫與大相似耳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
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與魯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

遂上泰山刻頌立石其辭曰云云註石高二丈一尺廣三尺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爲句凡十二句

何以愛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教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剌乎列御寇爲去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者上關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杯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矢而左右之矢又射也適去也猶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此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二分在崖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

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復地而射也神能守之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與之境鬼神猶林泆而慴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遣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

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四顧何服至乎人貴人賤哉

方將四顧何服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邪其在我乎我邪其在彼邪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所謂貴者賤者

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

仲尼聞之

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知者不言言離所可論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內威所能動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窺而遯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憊乎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九君坐

曉云楚文王共九儀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九是國名周公之後在汲郡界今九城是也三者爲不敬鬼神尊賢養民也

少焉馬楚王左右曰厄亡者三九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吾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意即前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簡詮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歡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歡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弇又音奄又音掩）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

分別一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倜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猶狂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猶在而倜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狂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而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關棄也（夾山語）欲答而忘

不住戶意不停玄直得靈光
不生猶是五天位珠光月魄
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
路頭無關黎問如何是夾山
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銜花落碧岩前

其言是猶知有聞者也故曰無
爲謂有是狂似之似近也夫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
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
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有已物也欲
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知者

傳燈三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違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不立文字此是違磨西來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原謂教外別傳不
也
維摩經佛在毘耶離城菴羅
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曰汝行
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既
至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
師利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
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極一生一死互爲根蒂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
不盡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妙便是此意
頤果不食前陽剝者復之萌也謂之頤果不食前陽剝者復之萌也謂之頤果死生之如乎死生往來
非生非死爲生之始乎

易復卦復亨出入无疾程傳云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

易剝上九碩果不食註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端

山地剝 地雷復

萬物者然孰知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爲之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
爲徒者死生爲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五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聖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別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
言（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
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
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

易乾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
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四時有大明而不議萬物有大理而不說聖人
故曰天地之謂也）

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其苦者如何說得故曰自然爲不作皆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者亦得諸天地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謂也神明至精言故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元倘然即翻然也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元倘然即翻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在東逝者如斯而未嘗徙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一合爲巨未離其內言其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爲小待之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未而太山爲小也

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敗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淵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特形而也不隨生而亡也離養也養萬物者消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遁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聽窕被衣大悅行歌

而去之目形若槁骸心者若死灰眞其實
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
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
人相與論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具一紅心心裏一紅心正汝形一汝
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慮是
去其思慮意識也慮意度也天和者元氣
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
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
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
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犢之
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
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
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興寐者言

疏云吾古之得道人師也

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
故如此狀此眞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
之眞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
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之
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
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矣
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
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圓覺經云四大各離合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体和合爲相實同幻花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委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疏瀹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掊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奧之貌可見者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精神在人者也形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九竅八類也不可見者九竅八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本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形而

求無下故云窅而無底也

未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夫此者來此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肢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

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

觀之生者喑（音憶與噫氣之噫同）物也雖有詩天
相去幾何須更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
是非（傳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
爲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
以知惠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觀之
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
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
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
不窮也運用而量慶之故曰運量此未免
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
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至而我應之
則爲萬物皆從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
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

正宗賛六祖傳曰說成帙壇經真皮裏盛許多骨董

翼曰木實曰菓草實曰蓏

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揩各也有人其
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甚麼形於太地之
間甲故曰奄然而爲人將以反於宗宗者萬物
之初也噫醷氣之不順若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爲疣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
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
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駁剝人身
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
太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
年之間縱有長知比之天
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果嬴有理人倫
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適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漻然莫不入焉果萬物之至微者也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神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加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與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須臾之意出生也仲也來也入死也往也注然勃然推蹶而出之狀油然漻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之初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物之初生本無形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也殺藏之物也桑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殺而墮其囊矣墮落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殺而墮其囊矣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

易曰參兩動靜有常剛柔斷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註方猶事情眾爲

繫離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云窕神知化德之盛也

日大歸即返其眞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不形之形見者也形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至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此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總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深以道 此深字音義作探

梁似稱而布地生藏草也 稱草似稗實細

邁言之至妙之地又說高下層詞 明見無適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見而有所遇曰適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適矣故曰明見無適辯不若默總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自聞不如不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厖聾曰何其愈甚郭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此段撰得又好雖欲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厖聾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狶者以足踏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畢賤者則其比況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全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疏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宅同萬境故寓物無彼我之際

三十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虛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宏有終窮調間和安也遊靜漠清調間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寡虛也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寡乎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一而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閼入中於太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倘佯也馮閼塵壒也大知全字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盈虛之際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窮則有窮矣故曰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盛衰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未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窮則有窮矣故曰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未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疏縱意放也

耳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奚苓日中參虒反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嘆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言之狂言而死矣夫舍壝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老龍吉也死則無啓發之言矣舍姓也壝名也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況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焉之又可知矣佛經筭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

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强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此言亦泯爲無不若並與無名之蓋謂神農之幾爲知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

世尊入滅時常隨給侍之侍者阿難以四事問佛曰世尊滅後結集諸經以何等字可安置乎最初佛言如是又問佛曰世尊滅後有惡性比丘則如何佛言可默賓也又問曰世尊滅後以何修行佛言所謂禪定是也又問曰世尊滅后以何人爲師佛言波羅提木叉

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益我已離道彼之問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

不應客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在於宇宙之外且未過乎太虛乎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之而不聞摶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

字所有前矣倪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日說無覺矣而猶以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爲泰清無窮即此未能無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也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無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虛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

目前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

地一天地之古也亦如是今古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有天地之前是今古之昧然者在我之知覺者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神者在我之氣所管爲氣所管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即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心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子孫又有子孫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子孫而後有此生生之字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此不必更待於言矣纔有此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而後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之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

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之初非物之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加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遠可見矣形迹有物而不知物者之非物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將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不動其心則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而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則爲內化

與物相摩相及而見役於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亦不知不化者也安猶豈也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則不采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鑿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鑿故曰相鑿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固圄官室之者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

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之意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卒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遊知之所知則淺矣　九人遊於山林皐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

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無能人而不知天故當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媕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若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得在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夜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陋僕也晝然分明之意挈然絜束之意掖腫鈍朴也軟掌獲支離也洒然異貌者言見其滿滿有異於人也旻討有餘者久而有益也乃祝鮀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敲鮮處南面者必其所居能開小釋然不拘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記於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得在不知所如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分爲鬼神覷破者恐驚吾師之論而不樂也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鯨鯢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

枸音樛音勾亦作勾音灼觀音翹音娶伺視也

正宗讚南泉願禪師傳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麻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雜辱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主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

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音義祥怪也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普画反又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鯤鰌雖小可以上鉤尋常之溝壑狐雖小可以土步伋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

人必尊敬之今長壑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容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欲遯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韝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髣髴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爲徃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其勤者言爲生甚苦也際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在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

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蕈蜩越鷃不能
狀鵲知魯鷃固能矣鷃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論
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
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於者不自得亦猶
有聾者之無所見聞也雖開也我之形與
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
欲所囘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
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
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冤勉以求

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脫
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
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
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蕈蜩豆虫大蟲
也越雞小曹鷃大鵲亦大鳥也小蜂不能
兜大蟲小雞不能覆大鳥此喻其力量尚
小不能點化波也
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趎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

音義鶴古鶴字
諸本蕈作蕈

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人謂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楊子法言弟二學行篇曰天降生民倥侗顓蒙註云顓蒙頑愚也司馬光曰顓與專同會元卷五藥山惟儼禪師傳云山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囘指

既失所謂情識茫然於是

可悔哉趎反走趨去辯反擺見而老子以為與衆人僧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賊也忘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為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顓蒙也若有心乎則若則反為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為末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然自失貌趎反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自失貌惘音罔欲見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退就家中思惟旬日

音義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惡貌李云未盡也

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
聲聲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韄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
放道而行者乎 司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
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然熟哉熟哉與熟
同言用功本久矣聲聲乎未寧一之意也
纏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
韄以皮束物也捷開門之牡也二者皆執
捉欲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捉則繁多
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內

扁海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又云門關鍵
梳女履尼質二反止也絡系
也

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捉一則
纏纏繞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
之於外此言學者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
於外或欲亂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
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況欲
行道乎故道而行猶自然之理而行之
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
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
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

卤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
日嚘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病者左病人有問
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
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
處言矣敬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
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有不敢請教

大惠參曾侍郎書云悟則須
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
歇之地

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矣有生之者全其純一
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十全
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
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
人而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脩然無所累
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
子之心也嚘而聲不嗄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視
瞚而目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視
必有望瞚必有合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質
固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瞚雖視
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爲
偏矣與騁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
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
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脩往之意
如此則可以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

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趎聞衛生之經未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卑故有至人之德已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卑故有至盖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眞是也冰釋凍解即脫洒自得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攖相觸也爲怪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之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語趎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語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禍福無

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二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少欲與之盡言以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中庸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

二十六章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敗之自此以下莊子述言至理也宇宙胸中也故曰宇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人雖見其爲人也脩之人也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萬物皆備於我也者孟子盡心篇之語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周易坤卦文言之語也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入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有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

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持字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明乎人明乎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無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非過而作非也更換也非過而作非無有所更

政轉見差錯故月無更爲失業不訓事今人且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理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愼其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人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

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求在內者也無待者人無得而吝也　券外者所求在外者也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元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叱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於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月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

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之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莫憯于志鏌鋣爲下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也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憯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鏌鋣故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寒暑之害故曰非陰陽賊之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

請業求中云鹽官因有講僧來參師問曰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卄無盡略說則有四種法界師竪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

以備成毀二十事分而爲二十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凡有所皆歸於無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

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遂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虛執是執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者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滅而有實

而知憑而解是鬼家法計耳
下孤燈果然先照

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但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處

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出而無乎本剽有所入而無乎竅者有長而無本剽有所出而無乎竅者有出而無乎本剽有所入而無乎竅者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乎竅者有出而無乎本剽有所入而無乎竅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有所出而無乎竅者有出而無乎本剽有所入而無乎竅者宇也有長而無乎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有無未始有無者至矣盡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

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少分其次則有物言窮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宜也以生爲苦以死爲樂絕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言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無爲一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

司馬云昭景甲三姓楚同宗也著對者世々處對邑而光著名也

次弟而皆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
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封邑而著也甲
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二
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
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
文字妙處有生職也 戶咸反 拔然昌移是嘗言移
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職黨也爰底黑也亦
藏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
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喑噫氣也與此
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
曰拔然拔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
既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
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

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
非所言者皆不當言而其所是者不定故
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腏 音畢 胲 古來反 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腏牛百葉也胲足脂也牲之一體
也五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
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
於肴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
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胲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
是在不同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
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

臘冬至後三戌臘祭仍斷殷
曰清祀周曰嘉平秦曰臘漢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神也
禮記月令註臘謂以田獵所
得禽獸祭也
腏牛百葉也凶在上耳百葉
牛胃也

一室謂之室則又有簷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臟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駁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舉移是今之人也是蝘與鶉鳩同於同也又提起移是字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惟其無說是以生爲本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

非相乘孰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言已之節故曰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亦非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而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蝘與鶉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蝘鳩同矣蝘與鳩同人又與蝘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皷舞之文

跟市人之足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則辟以放鷙兕則以嫗太親

育也　誦和也

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蹍踏其足則必以放散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蹍弟之足則姬諫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也若父母而蹍其子之足則俯與姬父母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指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贈也辟音屏除也蹍足之喻爲下面禮義智仁信五者設也

德之累達道之塞貴當顯嚴名利六者勃志心之諺去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諺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溫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通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亂也六者能網繆牽繫其心也累蔽也撤通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亂也六者能網繆牽繫其心也累蔽也諺心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溫蕩亂也去此勃志諺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胸中不溫之蕩亂此教人之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性者生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
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
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欽持生而恭
敬也生德之
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
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
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
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
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
泥嬰兒之視目睨而無所視目睨知者以其所
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知者
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

爲之則謂之僞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見不得已無非我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已譽聖人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
很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
天全人惡天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窮高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很乎人能自驗於人也很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

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捻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齚能鳴能躍皆能全其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蟲能矣此小字極妙

一雀適罪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捇敕紙畫反

外非譽也脅肩諂笑病於夏畦

脅肩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捇揃海云音車轢也

易復卦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外非譽也脅肩諂笑病於夏畦

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俛見養由基抱鼷而啼卬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

胃執也不饋者不以遺人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責貨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旨我必賣之彼故驩之觀此可知不饋之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以爲善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

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變換言句欲離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離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撓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篇文精誤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